

历史虚无主义的新近演化态势与特征

张博^{1,2} 秦振燕²

(1.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天津 300071;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北京 100732)

摘要: 近年来, 经过主流舆论的广泛批判, 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已被整体遏制, 但却并没有销声匿迹, 而是寻找各种可乘之机抬头回潮。特别是在一些社会文化因素的促发下, 历史虚无主义发生了新的演进和变化: 表现形态花样翻新、传播手法变化多端, 在大众文化、社会舆论、学术研究、思想政治等多个领域渗透钻营; 趋势动向也呈现出新的特征, 从虚无内容到策略手法、从扩散传播到政治指向, 危害性和破坏力依然较大; 而此类种种情况与近些年的一些形势变化以及社会文化因素又是息息相关的。只有充分认清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的现实表征、变化特征以及社会促因, 才能更有针对性地予以反对和抵御。

关键词: 历史虚无主义; 演变态势; 趋势动向; 社会促因

中图分类号: D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22) 04-0247-07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 “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 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 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① 近几年,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加之一些社会文化因素的促发, 历史虚无主义又发生了一些新的演进变化。只有充分认清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的现实表征、变化特征以及社会促因, 才能更有针对性地予以反对和抵御。

一、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依然在多个领域渗透钻营

近年来, 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形态花样翻新、传播手法变化多端, 依然在大众文化、社会舆论、学术研究、思想政治等多个领域渗透钻营, 一边费尽心机躲避着主流舆论的抵制批判, 另一边也想方设法扰乱思想、蛊惑人心。

1. 大众文化领域 “娱乐历史” 的歪风改头换面

在大众文化领域, 历史虚无主义娱乐历史、消费历史的现象一度颇有泛滥之势。比较典型的就是曾经在网络上出现的戏谑经典、恶搞英雄的事件。一些营销号、段子手等, 片面追求关注度和阅读量, 采取调侃、戏说甚至恶搞、丑化等方式篡改经典作品、编排英雄事迹等, 只为炮制出更新颖、更吸睛的包袱或笑料。还有备受诟病的 “抗日神剧”, 完全罔顾常识、违背常理, 剧情设置夸张离奇, 影视制作简陋粗糙, 硬生生地把严肃庄重的历史演绎成了雷人的 “闹剧”。这些情况在主流舆论批判、有关部门整治以及国家立法保护等多记重拳的打压下, 已经失去了生存空间。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资助项目 (20@ZH026)。

作者简介: 张博,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研究方向: 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 秦振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博士, 研究方向: 国外共产党理论与实践研究。

^① 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求是》2021 年第 7 期。

近几年,“生硬篡改”的方式已失去了“市场”,但“娱乐历史”的歪风却并未偃旗息鼓,而是试图采取“精致包装”的方式卷土重来。比如,用“偶像明星”的套路包装历史就反映出了历史虚无主义在大众文化领域的一种形态变化。个别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为了迎合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年人的情趣和喜好,不顾历史的背景与原貌,大量增加青春、流行、时尚等元素,极力营造“青春偶像”和“明星秀场”的场景,为突出演员的俊美、服饰的华丽和场面的炫酷等,让八路军住别墅、抹发胶,让抗日军人在战场上抽雪茄、喝咖啡……凡此种种,用唯美的画面、优雅的环境、轻快的情节等代替抗战历史中革命军队与中国人民所经历的痛苦、所付出的代价,把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的斗争变成了花前月下、舒适安逸的享受,把壮怀激烈、披肝沥胆的牺牲变成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内耗,表面上逢迎了青春偶像、饭圈追星的潮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取悦年轻人,但实际上却有意或无意地偏离了历史的事实与真相。

历史虚无主义的这类手法更加隐蔽、更具迷惑性,不仅遮盖了历史的原貌,也消解了历史的严肃与厚重,很容易给人们造成认识的偏差甚至错误。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群体,尚未形成成熟的判断力与鉴别力,在如此的掩盖与畸变之下,无法感受到历史的伤痛、英烈的艰辛和民族的磨难,也就很难树立起对革命英雄的崇敬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长此以往,必定会形成偏颇甚至扭曲的历史观与价值观,从而引发理想信念、精神信仰的迷失。

2. 社会舆论领域 “歪曲历史”的迷雾波诡云谲

社会舆论具有大众性、共鸣性、导向性等特征,长期以来都是历史虚无主义觊觎的场所。在社会舆论领域,历史虚无主义会借助各种时机在新闻舆论和网络传媒中炒作历史类话题,大量发表歪曲历史、否定历史的观点、言论,极力营造具有倾向性的社会热点和舆论导向,故意把人们的判断和认识拐跑带偏。近几年,社会舆论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也发生了演化,特别是在网络空间的舆论场内,借助一些新媒体平台和社交圈群,采取以假乱真、鱼龙混杂的方式虚无历史、歪曲历史,具有很强的蛊惑性和诱导性。有的打着文化交流、艺术互鉴的旗号,拉拢一些文化界和媒体界的团体或个人,赞助他们考察访问、著书发文,帮助他们营销作品、炒作人气,利用他们在社会公共舆论场的影响力,对一些非主流的、外来的思想文化和历史人文等进行拔高美化、虚构渲染,并在各种文章著述、对话访谈中夹带虚无文化价值、消解历史意义的各类观点和言论。还有的打着“传播知识”“科普历史”的旗号,利用人们的好奇心理和求知热情,包装成拥有各种头衔的“业内专家”或“资深学者”,装模作样地开办直播课堂、发表网络文章,貌似为公众科普历史知识,实际上却是播散歪曲事实、虚无历史的错误言论,包括为反面人物叫屈,为殖民者、侵略者正名等,企图形成社会舆论冲刷或改写国家、民族的历史记忆与历史叙事。

当现实舆论场与网络舆论场越来越交汇融合,历史虚无主义便更加“变本加厉”。社会舆论场里的历史虚无主义与热点性的社会话题和群体性的社会心理相呼应,配以巧舌如簧的说辞、以假乱真的套路和冠冕堂皇的伪装等,很容易避开社会大众的批判眼光和辨析思维;加之网络舆论场虚拟环境、海量信息等方面的掩护,更呈现出一种潜隐、眩乱的渲染与传播状态。这样的历史虚无主义在社会舆论场内所形成的波诡云谲的“迷雾”,不仅制造乱象、混淆视听,模糊民众的精神视野,也容易遮蔽历史、掩盖真相,迷失民众整体的历史记忆。

3. 学术研究领域 “篡改历史”的逆流暗潮涌动

历史虚无主义原本是发端于思想理论领域的一股错误思潮。长期以来,以“学术研究”面貌出现在史学研究领域,经常打着“学术自由”“学术创新”的旗号,运用“续写”“重评”“再读”等方式颠覆、篡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公论,借助所谓“新观点”“新角度”“新发现”之名,行歪曲历史、否定历史、解构历史之实,把科学客观的“探求历史”变成别有用心心的“篡改历史”。较为典型的就是从“研究范式转换”出发企图“重写历史”,在研究方法、论述方法和评价标准等方面“偷梁换柱”,构建所谓“新的史学范式”,从而彻底转换观察历史、研究历史的方式与视角。比如,

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从方法论和历史观层面将“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进行分离、割裂，故意制造现代化和革命的二元对立，把革命运动描绘成制造混乱、破坏发展、阻碍进步的消极力量，宣扬“告别革命”“否定革命”等论调，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祸乱学术研究的典型案例。

近几年，学术研究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也不断更新迭代，演化出了一些新的学理化形式，实证史学、微观史学、比较史学等都闪烁着历史虚无主义的“身影”。其中，冠以“实证史学研究”的历史虚无主义号称尽可能地“中立考证”“实据佐证”，用“史料证据”支撑所谓“创新”观点，把历史肢解成零散的碎片，描述成大小事件的偶然聚合与无序堆砌，用个案研究、证据研究、线索研究取代综合、客观、整体的历史研究。比如，专门挑拣领袖生平中的某些失误大做文章、有意瞄着历史事件的某个侧面堆砌史料，通过孤立分析、片面考证等方式得出一些大相径庭的认识和结论，进而形成对历史主流观点的冲击与颠覆。如此的“实证研究”看似史从证出、论从史出，实际却是以预设的结论和目的为依据，采取滥用、错用史料与史证的方法，随意伸缩实例与证据的适用范围，甚至不惜使用孤证、伪证来推断，用偶然性、随机性因素来佐证，得出的研究成果必然是以主观代替客观、以细节代替整体、以臆想代替史实，有悖于历史研究的真实性与整体性。

如果任由历史虚无主义的这股逆流在史学研究领域恣意涌动，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被破坏，历史思辨的深厚意义和内在逻辑被搅乱，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客观规律被掩盖，那么历史学研究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唯心主义、虚无主义的窠臼。这样的“学术研究”无疑是对历史学的一种荒谬操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①

4. 思想政治领域“颠覆历史”的遗毒沉渣泛起

自从重新泛起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潮，就始终充当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两类意识形态之间较量斗争的“排头兵”。历史虚无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事端，就是要通过“颠覆历史”实现对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政权的颠覆与破坏。这一点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习近平总书记曾专门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②

近些年，随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外部风险日益增大，历史虚无主义在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也愈发活跃、躁动起来，利用一切可乘之机兴妖作乱。从2019年6月香港修例风波引发的暴动乱局就可以看出，历史虚无主义在香港教育界、舆论界以及思想文化界等大兴其道、大肆泛滥。通识教材随意删减和篡改历史，抽空了国民教育和爱国教育的历史依据；反动新闻媒体故意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发布倾向性、片面性报道，煽动青年人集会暴乱；还有一些思想界和文化界的人士也长期遗留“殖民记忆”、抱守“奴才思维”，宣扬亲善英美、臣服西方的“历史遗毒”，这些都破坏了社会民众对祖国的历史认识和身份认同。

在思想政治领域内，历史虚无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同流合污，不遗余力地否定和反对社会主义政党和国家的历史，目的就是要借助攻击革命历史、否定国家历史，诋毁党和社会主义的历史传统与文化血脉，从历史依据与历史渊源层面肢解、抽空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精神信仰，扰乱整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鼓动人们质疑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与发展道路。由此可见，历史虚无主义所滋生的不仅是历史文化问题，更是思想政治问题，是从否定文化、颠覆历史入手，破坏整个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而危害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安全与政权安全。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64页。

^②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3页。

二、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的趋势动向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特征

进一步加强特征性分析与规律性认识,有利于充分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真面目。从近年来演化的趋势动向上来看,历史虚无主义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和特征。

1. 虚无内容更加细碎、更加延伸

历史虚无主义所“虚无”的主要内容便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等,通过虚无内容抹杀历史真相、消解历史意义。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对历史内容的全面否定、整体歪曲已明显无立足之地,于是便逐步转向了更加细节化、碎片化的方向。一方面,趋向于在宏大历史中挖掘更多的微观细节。从宏观总体的历史叙事转向微观细小的历史视角,深入挖掘、搜寻资料素材中的个人观点和细节案例等,在分析推理过程中侧重于用一些零星线索和琐碎情节来充当实证或作为依据,用微观层次的史料细节对宏观层次的历史现象进行解释与说明,制造出一种用细节小故事描绘宏观大历史的视角转换和逻辑迷局。另一方面,趋向于把完整的历史割裂成更多的枝节碎片。把历史的全景与长卷肢解成更支离、更零散的片段,以此来破坏历史的整体背景和逻辑延续。将更多细枝末节、边缘外围的历史碎片,作为拼凑历史场景、编织历史情节、描绘历史轮廓的支撑点与关键点,按照“预设的想定”对这些林林总总、零零散散的片段和枝节进行“排列组合”,从而编织出一幅所谓的历史“真相”。

此前,历史虚无主义常盘踞于近代史、党史、国史等政治敏感性较强的领域,经集中抵制后已不易轻易染指,便开始向更长远、更宽泛的历史领域延伸。有从近代史向古代史的扩展,把几千年连绵延续的中国文明史当作虚无的对象内容,虚无、否定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优秀文化,冲击、抹杀国家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以此来消解当今时代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自尊自强的历史源流和精神传承。也有从中国史向世界史的延伸,从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入手,虚无和否定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质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等,把攻击的范围从国内蔓延到国外,试图从历史源流上否定中国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从历史比较中质疑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的必然性。

2. 策略手法更加隐性、更加迂回

历史虚无主义曾经一度公然歪曲历史、直接丑化英雄、大肆否定革命,明目张胆搞破坏、直截了当生事端,成为人人喊打的“社会公敌”后很容易被看穿识破。由此,历史虚无主义便呈现出从“明面”转到“暗地”、从“显性”转向“隐性”的动向。有的变换成软中带硬、绵里藏针的方式,给虚无的观点、偏谬的论断套上“伪装”,经过层层包装与步步转换的“障眼法”,呈现出一幅“合情合理”的模样,从而潜入民众的社会文化生活,让人们在迷离恍惚中受到影响和干扰。也有的调整为隐而不现、含糊其辞的手法,用隐晦含混的史料“描述”历史,用似是而非的话术“诉说”历史,夹杂混合着政治、文艺、学术、网络等多种意识元素,选用感性化、抽象化、中性化等评价判断标准,故意制造一种杂糅纷乱的形态,将历史面貌涂抹地愈加朦胧和模糊,从而干扰错乱人们对历史本真的客观认知。

在推行实施方面,历史虚无主义也转换成“以退为进”的策略,变得更加婉转、更加迂回。有暗示启发式的“诱导”。将虚无历史的思想观点设置于所呈现信息的表层意义之外,抛出一些精心挑选的带诱导性、启发性的“痕迹”或“线索”,引发人们进行“自主”联想和推导,让人以为是自己解读出字面意思之外的“弦外之音”而深信不疑。有对照比较式的“反差”,有意抽取历史进程的某个片段、历史事件的个别现象或历史人物的单一特征,与全局客观的历史决议、历史定论等进行比较对照,甚至直接将一些拼凑嫁接的假象或无中生有的臆想作为参照,制造出强烈的“反差”效果和“对比”效应。也有“低级红、高级黑”式的“圈套”,用刻意夸大、过度吹捧的方式呈现历史,用一本正经的“态度”、字正腔圆“论调”述说历史,在巧言令色、含沙射影中歪曲和抹黑历史,把历史的简单

化、庸俗化提升为更具策略性和技巧性的“工程”，让历史在“义正言辞”中“变形走样”。

3. 扩散传播更具渗透性和蔓延性

在技术条件、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历史虚无主义在传播渠道、传播对象、传播话语和传播效果等方面都发生了新变化，表现得更加无孔不入、更具渗透性和蔓延性。

首先，是传播渠道多元化。历史虚无主义不遗余力地投入多元化、多类别的传播渠道，从书籍、报刊、影视等传统媒体拓展到网络、手机、触摸视窗等新兴媒体，利用各种传播渠道的优势和特征，制造更加多向、交叉的信息流动，形成点多面广的辐射渗透，给信息管控与清除带来很大困难。其次，是传播对象大众化。历史虚无主义主动向学术、文艺、教育、舆论等各领域延伸拓展，传播领域从高端“学术圈”走向日常“生活圈”，传播对象也从知识群体蔓延到普通大众，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再次，是传播话语体系化。在长时间的传播历程中，历史虚无主义不断翻新、变换着形形色色的叙述方式和表达技巧，有学术型的概念与论断，有通俗型的表达与诉说，有网络型的语言与符号，也有时尚型的色彩与元素，这些共同构成了历史虚无主义话语表达的迭代与演化，也形成了越来越规模化、类别化的话语体系。最后，是传播效果叠加化。历史虚无主义借助各类媒介、面向不同领域，呈现各色的传播效果，有的制造“学术创新”“理性反思”的假象，有的渲染吸引流量、博取眼球的气氛，还有的引发蛊惑人心、诱骗群众的导向，在信息传播的媒体平台越来越交织融合的条件下，这些传播效果也不断重叠、累加，逐步形成对错误思潮大覆盖、多维度的传播扩散。

4. 政治指向更加明确、更加急切

从本质上看，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具有鲜明反动色彩的政治思潮，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政治意图。从炮制“历史终结论”到抛出社会主义“失败论”，从编造马克思主义“过时”到声称共产主义“渺茫”，历史虚无主义在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所作所为，根本意图都是指向现实社会的政治体制和政权基础。

历史虚无主义从历史领域发端、向意识形态延伸，矛头却直指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妄图通过虚无、否定党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作用，歪曲、抹黑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史、建设史、奋斗史，进而颠覆人民群众对党的历史记忆，彻底抽掉党的领导的历史逻辑和事实依据；通过故意夸大党和国家建设发展历史中的曲折与失误，将党史、国史的个别情况同现实问题恶意勾连并大肆炒作，极力抹黑、诋毁党和国家的历史成就；运用唯心史观和西方参照系“发现历史”“重评历史”，剥离近代以来中国独特的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篡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进而从历史由来上否定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和必然选择。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综合国力迈上了新台阶，但中国的快速崛起却让某些西方国家感到难以适应，随即加剧了遏制、围堵的势头。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也明显加快了反扑回潮的势头，更加心急、更加迫切地把否定历史转变成否定现实、把颠覆思想转化为颠覆政权。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和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质疑否定马克思主义，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动摇科学真理的指导地位；攻击诋毁中国共产党，否定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权的正义性与合法性；污蔑丑化社会主义，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破坏人民群众的思想基础和精神信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①

三、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受到一些社会文化因素的推波助澜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意识，总是与当前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息息相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人民日报》2013年7月23日，第8版。

关。因此,近年来一些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文化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演进变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促发作用。

1. 网络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打开“方便之门”

随着信息网络和新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步入了数字化和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和新媒体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也逐步成为人们工作、学习、生活的新空间和信息交流、资源共享的新平台。在此过程中,历史虚无主义也顺势而动,将触角伸入了网络空间和新媒体平台。

网络空间和多媒体平台的开放性,降低了历史虚无主义传播发布的成本和圈层准入的门槛。无需专业人员和专门渠道,任何终端和节点都可以成为网络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特别是移动业务的普及和社交平台的活跃,进一步促进了网络信息传播的随时、随身和随意,也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更大“便利”。网络覆盖和多媒体应用的广泛性,实现了历史虚无主义即时、高效、广域地传播。面对不同类型的群体和受众,达成从内容生产到抵达受众的“零时差”,以“广撒网、多散布”的方式传播错误观点和有害信息,不断扩大其影响范围。网络信息和多媒体制作的虚拟性,有助于历史虚无主义利用不同技术手段和操作手法伪装得更巧、隐藏得更深。运用数字技术变换成文字、图片、动画、视频等多种形式,依托新兴媒体打通微博、微信、论坛、邮件等多种渠道,在纷繁冗杂的信息流之中不断制造形态各异的“分身”和“变种”,从而更容易躲避审查、逃避监管。总之,在各种属性特征的助推下,互联网和新媒体已经把历史虚无主义带入了数字化与信息化的演变进程,无疑为其传播扩散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

2. 各种错误思潮的呼应配合,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气焰添加“助火之薪”

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势,促进了多元思想文化的交融、交流、交锋,也引入并催发了各种社会思潮的激流涌动。任何一种社会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发酵和涌动,从来都不是在封闭、孤立的状态下进行,而是与其他社会思潮相互配合呼应、彼此借力借势。近年来,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以及民族复兴进程的加快推进,国内外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各种社会思潮也呈现出波澜迭起、汹涌激荡的态势。

特别是各类错误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竞相煽风点火、相互推波助澜,费尽心机地制造混乱,历史虚无主义便是其中的重要一员。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为其他错误思潮提供“历史论证”。针对各类错误思潮较为突出的当前性和现实感,历史虚无主义为它们弥补“历史逻辑”、提供“史料依据”,从思想渊源和历史厚重的角度帮腔助势,以增强其“正确性”和“说服力”。另一方面,其他错误思潮也助长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与毒害。各类错误思潮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价值基准和哲学底蕴出发,簇拥历史虚无主义侵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在大是大非上颠倒黑白,在政治立场上混淆视听,干扰人民群众的观念和认知,也瓦解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根基。

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相互配合呼应的过程中,历史虚无主义的恶劣影响呈持续的“放大效应”。与新自由主义勾结,历史虚无主义大肆鼓吹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否定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而否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与民主社会主义合流,历史虚无主义故意夸大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曲折和失误,宣扬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模式和上层建筑,进而质疑中国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与后现代主义呼应,历史虚无主义则大造反传统、反理性、反中心的声势,制造推翻权威、解构崇高、否定宏大叙事的乱象,用畸变的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冲击科学的唯物史观。总之,与各种错误思潮的同流合污、沆瀣一气,既形成了组合式、配套式的危害与破坏,也极大地助长了历史虚无主义的作乱气焰。

3. “泛娱乐化”的兴起盛行,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滋长提供“良好庇护”

“泛娱乐化”现象是伴随着信息全球化和艺术商品化逐渐兴起的,它以“追求享乐”“娱乐至上”为价值准则,用直接、短暂的精神快感取代高雅的思想品味和审美情趣,把大量浅薄、庸俗的“文化快餐”“娱乐快消品”等拥塞进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这种社会性的“泛娱乐化”现象,

恰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滋长提供了良好的“庇护所”。大众娱乐走进历史领域，文化市场在娱乐资本运作下很轻易地就把庄严肃穆的历史加工成文化“商品”和娱乐“产品”。在这一过程中，娱乐价值被置于历史价值之上，历史变成了被嘲弄、恶搞、取乐的“玩物”。进而，在市场营销和心灵空乏的双重驱动下，这些“变味的历史娱乐品”如潮水般涌入大众的精神文化家园，用大量肤浅、低劣的“包袱笑料”和“鸡汤软文”搔挠人们精神快感的“痒处”。如此的“消遣取乐”表面上满足了大众休闲娱乐、放松身心的精神需求，但也确实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绝佳掩护”。

当历史虚无主义搭载上“大众娱乐”的便车，就与民众生活和社会潮流密切纠缠，对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实行双向操纵，很轻易地就把虚无的意象和歪曲的观点隐藏于形形色色的娱乐产品之中，在“大众娱乐”阵阵喧嚣和声声欢闹的掩护下移花接木、暗度陈仓，源源不断地渗透到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在“泛娱乐化”的主导下，人们过度追求娱乐的体验与享受，热烈的鼓噪、纵情的狂欢、纷乱的刺激填充了心灵“空虚”，同时也造成了精神的麻醉。在大量喧嚣嘈杂的娱乐信息面前，人们既无意查找、也无力鉴别历史虚无主义所夹带的“私货”，也就极易在不知不觉、无声无息之中受到错误思潮的浸染与毒害。

4. 反华势力的险恶图谋，为历史虚无主义的祸乱注入“内生动力”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始终是国内外反华势力大搞渗透、颠覆和破坏活动的重要领域。对外，他们把控一些西方主流媒体，长期渲染、散布反华、辱华舆论，大肆炮制和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恶意对中国进行污名化、妖魔化，极力在国际舆论中打压、抹黑中国。对内，他们不遗余力地在意识形态领域实施“西化”“分化”图谋，借助科技、经济优势推销资本主义制度，依托文化交流和社会思潮等传播西方价值理念，借口“人权”“环保”等问题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利用宗教渗透、民族问题等鼓噪分裂思想，处心积虑地对中国进行思想渗透和政治颠覆。其中，历史虚无主义正是反华势力的一幅“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

近些年，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所遇到的风险和 challenge 越来越复杂，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也越来越严峻。为了加紧对中国的遏制和围堵，国内外反华势力也进一步加大了利用历史虚无主义搞渗透破坏活动的力度。他们借历史话题炒作、拿历史大做文章，大肆散布唯心史观和错误思想，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极力虚无传统文化、破坏历史记忆，故意制造民族认同危机和文化传承的裂痕；恶意攻击丑化党史、国史、革命史，诋毁歪曲社会主义中国等，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他们借助“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等，在中国培植、扶持代理人 and 带路党，资助、组织一些公知和大 V，怂恿、鼓动个别精美、精日分子，在学术、网络、文艺、舆论等各领域，大肆传播错误思潮，极力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图谋从思想基础和文化根脉深处否定历史、颠覆人心，通过意识形态的“政治转基因”推行“和平演变”、煽动“颜色革命”。反华势力的热衷与推崇，是历史虚无主义三回九转、为祸作乱的主要“动力源头”，也是历史虚无主义屡屡死灰复燃、难以斩草除根的重要内在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①诚然，通往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绝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考验与斗争，这其中就包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这种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而且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不断变化。只有充分认清历史虚无主义演化态势，深入掌握其现实表征、变化特征以及社会促因等，才能更有针对性地予以反对和抵御，从而取得意识形态斗争的最终胜利。

责任编辑：马妮

^① 习近平《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人民日报》2019年9月4日，第1版。